

俞吾金 著

意识形态论

人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化中学会思考的，
人飘浮在意识形态中。
要认识真实的自我和世界，
先得破解意识形态之谜。

(修订版)



人民出版社

意识形态论

(修订版)

俞吾金 著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论(修订版)/俞吾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ISBN 978-7-01-008009-3

I. 意… II. 俞… III. 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IV. B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227 号

意识形态论(修订版)

YISHI XINGTAI LUN

俞吾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

字数:354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009-3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初 版 序^{*}

伊林·费切尔

放在我们面前的俞吾金博士的这部著作勾勒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史以及这一概念从它最初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培根到当代的变化。培根的“假相说”(Idolenlehre)是把“虚假的意识”、“错误的观念”归结为社会环境影响的最初的历史的尝试。为了获得科学知识,人们应当摆脱四种假相,这四种假相是:1.“种族假相”,2.“洞穴假相”,3.“市场假相”,4.“剧场假相”。

在培根那里,“种族假相”意味着一种知识的形成,这种知识是通过我们人类的本性而产生出来的。我们的意识并不是一面反映宇宙的洁净的镜子,而是一面不平的、破碎的镜子。这种知识上的错误是不可能完全地被排除的,但是人们能够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以避免做出急躁的判断。按照培根的看法,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错误的知识)也来自人们借以观察自然的工具(例如望远镜)。培根也论述到知识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康德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精确的思考。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我们感觉的产物,而感觉材料又经过内在于人的知性范畴和直观形式的“加工”。这既表明了具有正确的认识方法的科学家之间在知识上的一致性,又限制了这种知识,因为我们只能达到“现象”的层面上,并不能知道其他的知识形式和居于现象背后的东西。在培根看来,人的精神由于其本性

^{*} 1988年10月—1990年10月,我曾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我的德方导师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伊林·费切尔(Prof. Dr. Iring Fescher)。本文是费切尔教授于1992年春为我的博士论文撰写的序言,原文是德文,由我译成中文,特此说明。

很容易把一种次序和等同性赋予事物,但在自然中,许多事物是分离的,在形式上也是不相同的,人的精神所发现的那种平行、适应和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洞穴假相”乃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不知不觉地从我们所从属的确定的民族和时代的传统中接受过来的。人们有一种适应于传统的倾向,他们仿佛置身于他们的“洞穴”之中,抵制并拒斥不一致的见解。“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也有类似的意义。通过相互间的交往,单个人适应了他的同胞的偏见和观点,不再能以批判的方式去检视这些偏见和观点。

在培根那里,意识形态的概念已经包含了后来被青年马克思首先加以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关系到“虚假的意识”问题;另一方面,关系到产生这些“虚假的意识”的原因。在培根以及培根以前的思想家的文献中,人们发现,这些原因不仅是由感觉的欺骗引起的,而且也是由荒谬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引起的。我们也发现,在培根那里,意识形态概念的心理学的含义已受到了注意,正如培根所说的:“一个人倾向于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也正是他以前所相信的东西。”按照培根的观点,知识理想和知识目的是随着人对外部自然界的支配而逐步提高的。“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的力量仅仅来自于对实在的准确的洞见。

黑格尔的历史思维并不十分关注科学对自然界的支配,而是致力于对人类所经过的不同的意识阶段的说明。他把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所经历过的不同的历史时代看作是人类意识所经历过的同样多的阶段,在发展的目的地被达到之前,这些阶段必定是不充分的。这些不同时代的历史意识按自己的主题创造了不同的制度、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等等。没有一个个体能够超越这样的意识或者从这样的意识之中摆脱出来。只有当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时,人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原则并超越它。于是,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的意识和一个新的时代便开始了。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人们能够谈论“虚假的”,即以历史的方式相接替的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中,同时代人成长起来,并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在每一时代结束的时候,这种以时代为局限的意识都变成了“虚假的”意识并被“新的意识”所取代。

在培根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虚假的意识与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之间

的联系,黑格尔则把历史变化的新原则引入到意识中。假定世界历史在当代的发展(即首先从奠基于法国革命成就的拿破仑的世界帝国开始)已经达到了它的确定的目的,黑格尔就能为他的“哲学”提出变成“智慧”(Weisheit)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即智慧本身)是从对知识的纯粹的爱出发形成起来的,因此,人们能够以回顾的方式谈到早期的知识阶段和思维方式,而这些知识阶段和思维方式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即有限的因而不是不真实的东西,而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则变成了卓越的智慧和“科学”(Wissenschaft)。

青年马克思也关涉到这种已经被历史化的意识形态概念。他最初称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还论述了以下的问题:(1)“虚假的意识”;(2)“以社会为条件的意识”,(3)在意识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观念或“精神”,而是物质的关系(社会秩序、社会地位等等)。因此,从内容上看,马克思引入了第三个规定,这一规定后来被称作意识形态。马克思最初是在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尤其是在批判的黑格尔主义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那里发现意识形态概念的。当黑格尔把历史称作“自由在意识中的进步”时,他已认定,各种宗教观念正是同时代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基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成员一旦想象出上帝这个绝对者,他们的宗教就以颠倒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基督教的上帝形象达到了人性的高度,从而也被提升到更高的哲学阶段上。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如果一个文化上已经发展了的人是他的社会、国家(即“客观精神”)中的“主观精神”的话,那么这个“绝对者”就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把上帝的形象看作是人的自我形象在天空中的投影,他由此而摒弃了黑格尔的上述见解。费尔巴哈试图通过如下的方式把人们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即人们应当把已赋予上帝的“各种本性”重新赋予自己,重新占有自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正包含着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各种本性。全能、全知和至善的上帝正是人的知识、能力(力量)和爱的绝对化。

在1844年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就德国

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①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这一批判,但是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把他们自己的最高的本性异化出去,并把它们“投射”到一个彼岸的存在物上去?费尔巴哈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完全像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一样坚信,人们能够通过纯粹的意识上的启蒙,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克服这种异化。马克思指出:“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②为了克服宗教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必须再度被颠倒过来,变成一个与人的需要和能力相适应的“真实的”世界。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③又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④对于马克思说来,意识形态批判(die Ideologiekritik)仅仅是第一个步骤,其目的是号召人们(后来他更具体地称之为“雇佣劳动者”)起来改变那种不断地生产着意识形态(幻想)的现实关系。

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这样的目的,即维护现存的关系(统治阶级的权力),要推翻这样的关系并消除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是很容易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表述了下面这一重要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⑤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意识形态)生产的资料。在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准备以被动的方式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的统治阶级其他成员之间的分工导致了这样的幻想,即占统治地位的观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5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5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2页。

似乎是与物质关系无关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随着一个新阶级的崛起(如欧洲资产阶级从16、17世纪以来的兴起),社会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革命思想”也出现在文化领域里,当新兴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时,这种“革命思想”才可能发展起来。但是,这种可能被预见的发展表明,新兴阶级也急需把它的利益以尽可能“普遍的形式”伪装起来,以便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该社会的观念上的领导权(正如后来安东尼·葛兰西所说的那样)。

因此,革命的市民阶层的出现,并不伴随着“一切权力归市民阶层”、“一切生产资料归市民阶层”的口号,而是伴随着对一切都适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要求。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因此,革命的阶级总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而出现的,因为旧阶级的统治首先是被生产力的发展所摧毁的,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18世纪的资产阶级和现在的无产阶级事实上表达了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

卡尔·曼海姆已经区分了两种意识形式(Bewusstseinsformen):一种是走向没落阶级的偏见,即“意识形态”(Ideologie);另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意识形式,即“乌托邦”(Utopie)。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把这两种意识形式仅仅归结为有限的实在知识,并从“抽象的理智”出发,期待对部分现实有所认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达到一种综合。

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预见到了,随着阶级社会的终结,在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也必将终结。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需要用普遍利益的幻想来掩盖相互之间不一致的特殊利益,因为把“特殊利益”扮作普遍利益或把“普遍利益”扮作统治阶级利益都不再是必要的了。到那时,观念也不再被想象为“统治的”观念,而自觉的和联合起来的人们将以非意识形态的(ideologiefrei)、科学的方式组织起共同的生活,并创造他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4页。

产品。

通向这一目标的成功道路是以对实在的清醒认识为前提的,马克思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提供这样的认识。这一批判并不是意识形态式的,而是科学的洞见。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一种批判性的知识,是从18世纪的市民阶层的进步思想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关系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后来的资产阶级的科学不再能达到他们的认识高度。为了维护阶级权力的稳定,编造幻想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后来被抛弃了,取代资产阶级“古典学者”的是所谓“庸俗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完全退回到斯密和李嘉图的认识立场的后面去了。

路易·阿尔都塞把谈论异化、物化和解放的“早期的”马克思和已经抛弃了黑格尔主义外壳的“成熟的”马克思区分开来。通过这一区分,他试图回到马克思关于以科学的洞见来扬弃意识形态的见解上。从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批判的陈述出发,阿尔都塞提出了具有实证主义意义的“科学”概念,认为它正是由马克思的“纯粹的科学”发展而成的,而“意识形态”则决不是科学的真理,它只是为社会的革命变化提供动机。我相信,阿尔都塞割裂了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批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阿尔都塞改铸马克思思想的动机是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普遍认可的科学”,使之与近代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对立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之外,关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争论也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弗利德里希·尼采和西格蒙·弗洛伊德都已卓有见地地提出了人类思维和推理的“合理性”的问题。尼采注意到,在人的所谓知识和似是而非的原则背后起作用的是“权力意志”,他并没有把这种意志赋予确定的社会团体,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自然的、恒常的力量。他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总体的批判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这一文明以反自然的方式损害了权力意志,它表现出来的只是软弱的怨愤和生命的无能,它反对的是强健的、伟大的个体,只有这些个体才能使人达到“超人”的境界。弗洛伊德批判了人的理性的骄横,强调人的思想和感情都是被无意识的本

能因素所规定的,但是,像尼采一样,弗洛伊德并不愿意让非理性的欲望(或“权力意志”)显露出来,而是倒过来要给有意识的我以支配无意识的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试图把强化独立的和具有自我责任心的我(弗洛伊德)同社会解放的目标(马克思)结合起来。听凭其欲望支配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公正的社会的优秀的建设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关系是必要的,在这些关系中,不仅观念的发展摆脱了虚假的意识形态(对统治的掩盖),而且“强健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能够成长起来,这些人不再受欲望的支配,因而与一个强有力的“父亲”(或“领袖”)保持一致也就变得不必要了。

许多思想家,像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其他人等都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同弗洛伊德的洞见结合起来。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都无力发展自我意识,因而尝试同“强有力的领袖”保持“一致”,大多数人反对谈论自己的利益,而是努力效忠于荒谬的掠夺和剥削计划。对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意识经验的探讨在战后也导致了依附于权威的人格结构的探讨,正是这种人格结构很容易引起对相应的“领袖”的盲从。

我在这里简要地加以介绍和概括的俞吾金博士的论著也论述了列宁、毛泽东和其他人的意识形态概念。我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早期马克思,与法兰克福的思想家比较起来是有区别的。我很高兴,中国的读者将通过这部论著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性以及这一概念在当代的讨论情况。

再 版 序

俞 吾 金

拙著《意识形态论》于1993年问世以来,已经16年了。由于平时俗务缠身,我几乎成了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当我费力地从书架上找出这本旧著,伴着雨前茶送来的茶香,轻轻地抚摸着它的白色的封面,慢慢地翻阅着那些微微泛黄的书页时,记忆像打开闸门的潮水一样向我涌来。

23年前,即1986年秋,我开始在胡曲园教授的麾下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胡老和艾思奇是同辈人。他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家,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创办者、老系主任。当我作为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77级大学生,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时,胡老年事已高,早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胡老住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一幢红砖房里。凡在复旦大学求学或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一排排红砖房里住着的都是国宝级的老先生。有时候,到第九宿舍办事,在宿舍区的小路上,不小心与某些闻名遐迩的老先生擦肩而过,突然觉得时间和空间的间隔失去了它们的威严,心中不免萌发出某种满足感。仿佛不但感受到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灵气,也感受到了他们年轻时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掀起的轩然大波。我和吴晓明从本科起就是同学,硕士阶段也是同学,又一起投在胡老门下攻博,关系自然十分亲密。我们经常结伴去看望胡老。虽然胡老已届耄耋之年,但思路清晰,谈锋甚健。见到我们,尤其高兴。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学问方面,他都给我们许多教诲。

1988年10月,我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留学。我的指导教师是伊林·费切尔教授(Prof. Dr. Iring Fetscher)。有趣的是,他是社会学系的教授,但经常在哲学系开设课程。当他得知我对意识形

态问题有兴趣时,大喜过望。因为当时他正和哲学系的另一位知名教授阿尔弗雷德·施密特(Prof. Dr. Alfred Schmidt)一起开设题为“意识形态概念史”的讨论班。他马上安排我参加讨论班,为我提供了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不少资料,并热情地建议我去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工具理性批判》等,并就意识形态问题和我们共同关注的其他理论问题,也包括中国哲学问题,多次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和讨论。1990年夏季学期,费切尔教授还和我一起 in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的讨论班,不少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学生参加了这个讨论班,在师生之间有很好的理论上的互动。所有这些活动都使我获益匪浅,也深化了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和思索。更令我感动的是,当费切尔教授得知本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后,还为它撰写了长篇序言。费切尔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是我终生难忘的。

遗憾的是,拙著于1993年初版时,胡老却于同年遽归道山,令我们这些长期在国外“游荡”的弟子们痛惜不已。本书在16年以后得以再版,也算是对胡老的一个纪念吧。

拙著出版后,尽管我的理论兴趣和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但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之一。事实上,近年来我正在做一个项目,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研究。通过对许多新观点、新材料的接触,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也更深入了,某些方面的见解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然而,当拙著今天有机会再版时,我已无权再对它做出重大的修改。一旦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它就不仅仅属于这棵树了。拙著毕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还是让它大致保持那个时代的风貌吧。至于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新的研究和思考,将通过目前正在撰写的《意识形态星丛》一书,系统地叙述出来,而在对拙著《意识形态论》初版的修订中,我的主要工作限于以下各个方面:第一,订正脱漏的、错讹的文字;第二,改写含义不明确句子;第三,对读者感兴趣而语焉不详的地方适当地进行补写;第四,使原来就具有创新意识的一些见解表述得更加严格、更加完整;第五,补充一些注释和参考文献,使读者在某些方面可以做纵深的了解和探索。

意识形态论

尽管我对修订工作做了上述限定,但我也不能无视读者对我近年来的新思考的关切。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我从近年来发表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中挑出了下面这篇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改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把它作为附录放在全书之后,以供读者参考。虽然这篇论文的标题中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字样,但其探索的核心问题正是意识形态问题。但愿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目 录

初版序	伊林·费切尔(1)
再版序	俞吾金(8)
绪 论 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18)
第一节 “假相”与“偏见”的黄昏	(18)
第二节 “意识形态”概念的降生	(25)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异化概念的会合	(31)
第二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形成的前提	(43)
第一节 社会政治实践的推动	(43)
第二节 理论批判活动的深入	(48)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57)
第三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发展线索	(64)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	(65)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拜物教观念	(89)
第三节 朝着完整的意识形态学说	(104)
第四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论析	(126)
第一节 意识形态概念刍议	(126)
第二节 “虚假的意识”问题	(139)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科学	(145)

意识形态论

第四节 意识形态学说的地位和作用	(150)
第五章 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意义	(156)
第一节 德国批判精神的继承者	(156)
第二节 元批判与去蔽	(160)
第三节 哲学基本理论的再认识	(170)
第六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传播与演化	(176)
第一节 意识形态学说的传播者	(177)
第二节 意识形态学说的“修正者”	(185)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无意识	(191)
第四节 “派生物”与“价值的中立性”	(198)
第七章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学说	(203)
第一节 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	(208)
第二节 生活方式决定思想方式	(213)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文化	(216)
第八章 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复兴	(220)
第一节 物化、合法性与意识形态	(221)
第二节 哲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230)
第三节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凸现	(236)
第四节 新意识形态概念论争	(241)
第五节 意识形态锚入性格结构	(252)
第六节 作为认识批判概念意识形态	(258)
第九章 当代西方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思考	(263)
第一节 合理性与意识形态	(264)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幻想	(273)
第三节 从意识形态到科学	(279)
第四节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287)

第五节 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特征	(293)
第十章 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	(303)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	(303)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	(310)
第三节 走向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	(316)
第十一章 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322)
第一节 本体论视野中的意识形态	(325)
第二节 生产力、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	(328)
第三节 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中介环节	(338)
第四节 人、意识形态和传统	(344)
第五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理论	(350)
结 论 意识形态:哲学之谜的解答	(357)
附 录	
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	(367)
主要参考文献	(389)
再版后记	(397)

绪论 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

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纪、两个千禧年交汇的转折点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财富的快速积累和政治格局的变幻莫测,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是什么?对于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时代的人们说来,答案肯定是见仁见智,迥然各异的。可是,每一个有识之士都会发现,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越深入,就会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

众所周知,哲学研究通常是在以下三个不同的领域中展开的:一是主体和主体世界,二是客体和客体世界,三是主客体世界之间的媒介物。无庸讳言,人们对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最后也会聚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

我们先来看主体和主体世界。我们这里说的主体是指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个人。由于每个人都可以把其他的人作为自己观察或认识的对象,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变为客体。当然,我们这里的目的既不是探讨主体、客体概念的相对性,也不是对这两个概念被使用的具体语境进行限定,我们只是在通常的意义上,把一个具体的人,比如一个哲学家,作为主体与他作为观察和认识对象的某个客体或整个客体世界对应起来。不少哲学家喜欢谈论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谈论独立于他人的自我,然而,这种常常被夸大的能动性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谁都不会否认,一个人刚出生时,不过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而这个自然存在物要转化为社会存在物,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合格的成员,不得不从小就开始接受教化。不用说,教化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个人接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他学习语言的过程,而语言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单纯的形式或空洞的外壳,语言在其实际运用中(包括在